

英汉人称回指的语用对比分析

何清顺

(广东新安学院外语系, 广东深圳, 518052)

摘要: 英汉语无标记性的人称回指手段包括代词回指和零形回指。英语无标记的人称回指手段以代词为主, 而汉语无标记性的回指手段是以零式代词为主, 在转换话题、指称对象可及性弱、处理成本高、心理距离大等情况下, 英语和汉语往往都采取名词回指的手段。标记性人称回指或出现的不合逻辑的现象通常表达特殊的语用含义, 这种回指手段只能从语用的角度来做出合理的分析和推理。

关键词: 人称回指; 代词回指; 零形回指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127-05

回指是一种主要的语篇衔接手段。语篇中提到了某个人或事物之后, 在下文中再次提及这个人或事物的时候, 会采用某种方式来进行上下文的照应, 这就是回指。回指可以分为零形回指(zero anaphora)、代词回指(pronominal anaphora)和名词回指(nominal anaphora)三种^[1]。研究表明, 英语的代词是高可及性标示语^[2], 汉语的零式代词和反身代词是高可及性标示语^[3], 因此, 英语的大部分指称功能在汉语中可由零式代词来承担^[4]。何兆熊^[5]指出, 在英语中, 代词回指是正常的无标记形式; 而在汉语中, 零位回指是正常的无标记形式。本论文试从英汉人称回指的标记性入手, 从语用的角度对汉英有标记性的人称回指形式进行对比分析, 并提出人称回指手段在英汉互译中的处理方法。

一、英汉无标记性人称回指

在语篇中, 指称词语和它的先行语之间的距离越短, 可预测性就越高, 所需要的处理成本也越低, 由于英语的代词是高可及性标示语, 指称词语用代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样, 由于汉语零式代词是高可及性标示语, 在类似的汉语语篇中, 指称词语通常使用零式代词。

例 1. *Arthur Clarke was born in Minehead, Somerset, England. Early interested in science, he constructed his first telescope at the age of thirteen. He was a radar specialist with the Royal Air Force during World War II. He originated the proposal for use of satellites in communicati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Short Fiction, Norton, 1978)* ^[3]

例 1 中的三个代词 he, 回指先行语 Arthur Clarke, 指称对象的可及性高, 读者对这三个 he 的指称对象的辨别不会出现障碍。

例 2. ...阿 Q 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 (他) 便即寻声走出去了。(他) 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 虽然在昏黄中, (他) 却辨得出许多人..... ^{[6](252)}

例 3. 行不上半里多路, 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 “神明庇佑, (我) 改日来烧钱纸。” (林冲) 又行了一回, (他) 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 (他) 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裡, 主人道: “客人那里来?” 林冲道: “你认得这个葫芦么?” ^{[7](85)}

例 2 中至少有三处省略了主语“他”, 通过零式代词回指先行语“阿 Q”, 但在理解上也未造成困难。例 3 的名词回指与零形回指交替出现, 但从这一段话也可以看出, 一个话题统领的分句一般用零式代词, 而一句话结束, 另一句话开始, 或者话轮转换时, 一般

收稿日期: 2007-10-16

作者简介: 何清顺(1970-), 男, 河南驻马店人, 广东新安学院外语系讲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级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

用名词回指。

英语多使用代词回指,并不是说不能出现名词回指的现象。如果指称对象的可及性低,也可以采取名词回指。同样,汉语也不是不能出现代词回指。研究表明,在改变话题的情况下,英语和汉语大都采用名词回指手段^[8]。

例4. There was a tug on the line. Nick pulled against the taut line. It was *his* first strike. Holding the now living rod across the current, *he* brought in the line with *his* left hand. The rod bent in jerks. The trout pumped against the current. Nick knew it was a small one. *He* lifted the rod straight up in the air. It bowed with the pull. ^{[9](175)}

例5. ...The last word ended in a long bleat, so like a sheep that *Alice* quite started.

She looked at the Queen, who seemed to have a suddenly wrapped herself up in wool. *Alice* rubbed her eyes, and looked again. *She* couldn't make out what had happened at all. Was *she* in a shop? And was that really – was it really a sheep that was sitt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unter? Rub as *she* would, *she* could make nothing more of it... ^{[10](340)}

根据张德禄、刘汝山^[11]的信息焦点原则,例4的叙述焦点是 Nick。第二个 Nick 出现之前,有两个句子没有出现任何 Nick 的衔接项目,便产生了一种衔接距离,致使指称对象的可及性降低。在短暂的衔接中断之后,通过名词回指来使上面的衔接继续下去。这种衔接距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心理距离^[11]。例5的叙述焦点是 Alice,一般用代词回指,来保持这种叙述的连续性。在第二句话中, the Queen 的出现使这一衔接链受到了干扰,这样,在第三句通过重复 Alice,排除了这一干扰,重新确立了这一衔接链,并使叙述仍以 Alice 为中心继续进行下去。

例6. 祥子想找个地方坐下,把前前后后细想一遍,哪怕(他)想完(他)只能哭一场呢,也好知道(他)哭的是什么;事情变化得太快了,他的脑子已追赶不上。没有地方给他坐,到处是雪。小茶馆们都上了门,十点多了;就是开着,他也不肯进去,他愿意找个清静地方,他知道自己眼眶中转着的泪随时可以落下来^{[12](1001)}。

例6用了一系列的代词“他”和零式代词来回指先行语“祥子”。该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人称代词在汉语中也是一种主要的回指手段,并不一定是“英语中的人称照应在汉语中常表现为词汇衔接”^{[13](142)}。

如果一个指称词语在语篇中有两个或多个可能的指称对象,这时就会出现回指歧义。

例7. Give the monkeys the bananas although *they* are not ripe because *they* are hungry. ^[8]

例7后半句中的两个 *they* 语言形式上一致,但其所指却完全不同,分别指 bananas 和 monkeys。Halliday 和 Hasan^[10]的衔接理论解释不了两个 *they* 的回指对象,而只能从语用的角度来解释。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背景知识和语篇内容来进行合理的语用推理,从而不会产生歧义。张德禄、刘汝山^[11]对照应和词汇衔接手段的应用情景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语用学的层面上进行的。试比较:

例8. John tried to make toast in the broiler but he broke it.

例9. John tried to make toast in the broiler but he burnt it.

这两句话结构相同,但认知经验告诉我们,两句中的 *it* 分别回指 broiler 和 toast,因为 broiler 常会被 broken,而 toast 常会被 burnt。

例10. 却说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刘表,Φ^①便欲引兵攻之^{[14](160)}。

例11. 老张有个女儿,很骄傲。

例10中零式代词 Φ 有三个可能的回指对象,“曹操”,“玄德”,“刘表”,但这一句话的话题是“曹操”,统领下面一个小句,所以零式代词回指“曹操”。

例11的零式代词回指对象可能是“女儿”,也可能是“老张”。如果把“老张”看作话题,统领“很骄傲”,那么,零式代词回指“老张”;如果把“老张”看作“女儿”的限定语,那么“女儿”是“很骄傲”的主语,零式代词则指“女儿”。这一回指对象只能从语用学的角度,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识别。如果把这句话改成“老张有个女儿,刚四岁。”,语用歧义立即被取消。

二、英汉标记性人称回指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英语语篇的回指遵循代词优先的原则,名词回指只是一种有条件的辅助性的回指手段,常用于话题转换、衔接中断、或衔接(心理)距离较远时;而汉语零形回指的应用较为普遍,特别是在由同一个话题统领的小句中,当话题不变,视角改变时,通常采用代词回指,当话题转换、衔接中断、或衔接(心理)距离较远时,也常采用名词回指。但是,当回指手段出现变异,即不符合上述情况时,这种回

指现象就是有标记性的。这时, 标记性的语言现象往往传达特殊的语用意义。

例 12. Bu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15]

例 12 是 Martin L. King 的著名演说 I Have a Dream 中的一段话。作者通过四个排比句, 慷慨激昂地陈述了黑人所受到的种族歧视与黑人生活的艰苦, 其中 *the Negro* 的重复出现, 更加强调了黑人的悲惨状况, 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号召力的语用效果, 说者激扬文字, 听者热血沸腾。如果把后三个 *the Negro* 改为 *he*, 这种语用效果明显要减弱许多。

例 13. 狼被狐狸说动了, 当老虎被狮子咬死, 狼就猛冲上去咬住狮子的喉咙。狮子虽受了重伤, Φ 仍能 和狼搏斗。最后, 狮子的喉咙终于被狼咬断, 而狼也奄奄一息了。这时, 狐狸冲上去, Φ 毫不费力地咬断了狼的喉咙^{[16](535)}。

例 13 中除了两个零式代词外, 其余都采用名词回指, 一方面是因为第一句话中出现了四个可指称对象, 如果接下去采用零式回指, 则有可能导致所指不明, 语篇不衔接,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突显四个野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斗争的直接性。

如果一个回指没有形式项目, 但留下了一个意义空缺, 这个空缺是情景语境决定的, 我们可以称为隐性标记性回指。隐性标记性回指的识别要通过读者的努力来推测出上下文意义之间的联系。

例 14. A: What's the time?

B: The postman has come.

在这个对话中, B 没有正面回答 A 的问题, 而是说邮递员已经过来了。这给 A 留下了推理的空间。根据关联理论, A 首先认为 B 的回答与他的问题是相关的, 然后要费一番努力才能获得语境效果, 得到他所提问题的答案, 即当时的时间。当然如果 A 的认知语境里没有邮递员每天来的时间, 他也无法从 B 的回答中知道当时的时间。因此, 对于 B 来说, 他的回答与 A 的问题在意义上是连贯的, 但他采取的是标记性的隐性回指手段, 这样, 他的话语除了传递了邮递员已

经过来了这一信息以外, 还传递了告诉 B 当时的时间的语用意义, 而这一点才是 A 所真正关心的。

当然也有些标记性的回指手段并不表达特殊的语用意义, 而是由于作者表述不当而造成的所指不明。

例 15. The press makes impossible demands on famous people, and then *they* attack *them* when *they* fail to live up to *them*.^[17]

三、英汉人称回指现象的互译

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语篇回指的方式上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语言的共性, 不同之处来源于英汉各自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这些异同之处在英汉回指互译时势必要反映出来。

例 16. *Ashley* came home on furlough. *Scarlett*, seeing *him*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two years, was frightened by the violence of *her* feelings. When *she* had stood in the parlor at Twelve Oaks and seen *him* married to *Melanie*, *she* had thought *she* could never love *him* with a more heartbreaking intensity than *she* did at that moment. But now *she* knew *her* feelings of that long-past night we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thwarted of a toy. Now, *her* emotions were sharpened by *her* long dreams of *him*, heightened by the repression *she* had been forced to put on *her* tongue.^{[18](260-261)}

例 16 有两套代词回指衔接链:

(1) *Ashley*—*him*—*him*—*him*—*him*

(2) *Scarlett*—*her*—*she*—*she*—*she*—*she*—*she*—*her*—*her*—*she*—*her*

Scarlett 是叙述的焦点, 所以全部用高可及性的人称代词回指手段; 虽然 *Ashley* 不是叙述的焦点, 但他的出现不会阻断语篇的衔接, 因为, 人称代词 *him* 不会干扰 *she* (*her*) 的回指。这一段话的回指手段因而是无标记性的。下面是黄建人的中文译文:

例 16 译文: 阿什礼回来度假了。斯佳丽与他一别两年有余, 乍一相见, 她激动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当初站在十二棵橡树的客厅里, 目睹他娶梅拉妮为妻, 那一刻还以为对他的强烈爱情往后再也不会如此令人肝肠寸断。然而此刻才明白, 老早以前那个夜晚的那份感觉, 只不过像被宠坏的小孩子没有得到想要的玩具罢了。而今长年累月与他梦中相会, 又只能长期将他深藏心底, 这份爱反倒更炽热、更猛烈了^{[19](257)}。

例 16 译文的两套回指衔接链是:

(1) 阿什礼—他—他—他—他

(2) 斯佳丽—她—自己—Φ—Φ—Φ—Φ—Φ—
Φ—Φ—Φ—Φ

第一套衔接链没有变化,全部采用代词回指;但第二套只出现了一个代词回指和一个反身代词回指,其余的都是零形回指。这一点恰好验证了许余龙“汉语的零式代词和反身代词是名副其实的高可及性标示语”的说法。另外,这一段话是以“斯佳丽”为主题展开的,译文中省略的都是零式主语 *she* 和限定词 *her*,而回指“阿什礼”的 *him* 是全部以宾格的形式出现在述题里面,不占据叙述焦点位置,因此,从句法上和语用上都不会使用零形回指。原文回指手段是无标记性的,译文也是无标记性的。

汉语的语篇在英译时,译文同样要遵守无标记性的人称代词回指手段。

例 17. 这里宝玉悲恸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也觉无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怡红院来。可巧看见林黛玉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20](766)}

这一段话描述的中心是“宝玉”,“宝玉”在读者的心目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没有必要时时重复“宝玉”来巩固这一位置,因而除了第一小句以“宝玉”为主语以外,其他小句都采取零形回指手段,只有在第四个小句中用了一个“自己”来起强调的作用。“黛玉”在这一段话中出现过三次,而最后一次是以“林黛玉”的形式出现,显然不是简单的词语重复,而是以新信息的形式出现的,预示着话题将会发生转变,下一个情景即将开始。假如把“林黛玉”换成“薛宝钗”,也不会影响语篇的发展,但第二个“黛玉”却不能换成“宝钗”。这两个标记性的回指手段必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请看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

例 17 译文: When *Baoyu* recovered sufficiently to look up *she* had gone, obviously to avoid *him*. Getting up rather sheepishly, *he* dusted off *his* clothes and walked down the hill to make *his* way back again to Happy Red Court. Catching sight of *Daiyu* ahead, *he* overtook *her*.^{[20](767)}

译者把汉语的一系列零形回指译成代词回指,符合英语的回指方式,是无标记性的。译者也有效地用 *rather* 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强调意义;把“林黛玉”直接译成 *Daiyu*, 保留了原文的标记性回指手段,实现了同样的语用效果。杨宪益、戴乃迭把前述例 2 译为:

例 2 译文: …and since *Ah Q* always liked to join in any excitement that was going, *he* went out in search of the sound. *He* traced it gradually right into Mr. Chao's

inner courtyard. Although it was dusk *he* could see many people there…^{[6](253)}

原文中的三个无标记的零式代词在译文中成了三个无标记的人称代词,因此,这种对人称回指的翻译也是无标记的。

在英汉互译时,如果把原语无标记的回指形式译成目的语无标记的回指形式,却导致所指不明甚至所指错误都不是成功的翻译。

例 18. I balled my hand into a fist and struck him. I hit him again before *he* could get over his surprise, and *he* went crashing to the floor.^{[21](301)}

例 18 译文: 我握紧拳头猛击了他一下,Φ惊慌之中我又击他一拳,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原文中的人称代词回指都是无标记性的,且全部使用代词。第二句的从句 *before he could get over his surprise* 的主语是 *he*,但在译文中,“惊慌之中”的前边用了空位成分,成了“我”的零形回指。结果导致“我”在惊慌之中又打了“他”一拳的错误。

例 19. 刚刚黄昏的时候,他们慢慢地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他们)从不停下来看看时间。

例 19 译文: The men worked their way slowly past the gaping by-standers as the first shadows of evening began to fail. *They* never paused, however, to check the time.^{[22](36-37)}

原文中的“他们”统领第二个小句,第二个小句以零式主语的形式出现,回指“他们”。但译成英语后,代词 *They* 有两个可能的指称对象 *men* 和 *by-standers*,因而所指不明。

四、结论

英语无标记的人称回指手段以代词为主,而汉语无标记性的回指手段是以零式代词为主,在转换话题、指称对象可及性弱、处理成本高、心理距离大等情况下,英语和汉语往往都采取名词回指的手段。语篇中人称回指手段出现的不合逻辑的现象,往往表达特殊的语用意义,这种不合逻辑的回指手段也只能从语用的角度来做出合理的分析和推理。汉英回指手段标记性的对比分析对英汉互译中回指手段的处理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 文中符号“Φ”为作者方便说明零形回指所加,Φ代表零式代词,

以下同。

参考文献:

- [1] 陈平. 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J]. 中国语文, 1987, (5): 363-378.
- [2] Ariel, M. Accessing Noun-phrase Antecedents[M]. London: Routledge.1990.
- [3] 许余龙. 英汉指称词语表达的及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5): 321-328.
- [4] 封宗颖, 邵志洪. 英汉第三人称代词深层回指对比与翻译[J]. 外语学刊, 2004, (5): 95-100.
- [5] 何兆熊. 英语人称代词使用中的语义含糊[J]. 外国语, 1986, (4): 25-28.
- [6] 鲁迅. 呐喊[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0.
- [7] 施耐庵. 水浒传[M].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2.
- [8] 严世清, 董宏乐. 语篇连贯的新视角[J]. 山东外语教学, 1999, (3): 1-6.
- [9] Hemingway E.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7.
- [10]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Group. 1976.
- [11] 张德禄, 刘汝山.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12]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13]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14]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15] King, Jr., M.L. *I have a Dream* [EB/OL]. http://www.52en.com/yy/html/20050327_007.asp, 1963-08-23/2005-03-27.
- [16]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7] 谈芳.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及详解(B级)[Z].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06.
- [18] Mitchell, M. *Gone with the wind*[M].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93.
- [19] 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 [20]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汉英对照)[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3.
- [21] 张克芸. 英语短篇小说丛书(第三辑)[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22] 单其昌. 汉英翻译技巧[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A prag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glish-Chinese personal anaphora

HE Qingshun

(Xin'an College, Shenzhen 518052, China)

Abstract: Pronominal anaphora and zero anaphora are unmarked personal anaphoric pattern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minal anaphora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English while zero anaphora in Chinese, but another anaphoric pattern, nominal anaphora, is frequently used in such circumstances as topic changing, low accessibility, high processing cost and long mental distance, etc. Nominal anaphora, which is marked or illogical, usually carries special pragmatic meanings. This anaphoric pattern can only be analyzed and inferred reasonably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pragmatics.

Key word: personal anaphora; pronominal anaphora; zero anaphora

[编辑: 颜关明]